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把握时代趋势 大胆实践 办人民满意教育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英杰）“‘基础教育如何作为’这一问题需要加大研究、思考和实践。需要在已有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与成果基础上，面向教育强国战略任务，坚定战略定力，研究教育规律和时代特征与趋势，大胆实践。”2月11日，第二届中国基础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学会第三十四次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开幕式并作讲话。

怀进鹏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出专章部署，提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总体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强国和作为“国之大者”的基础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为基础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推动基础教育发展，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要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师资队伍建设和

怀进鹏进一步强调，一是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下功夫，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公平上持续用力。二是在遵循教育规律、全面提升育人质量上下功夫，深化新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教育评价改革。三是在着力加强教师队伍质量建设上下功夫，从战略高度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工作来抓。四是在持续深化经费保障上下功夫，健全财政教育投入机制，不断优化经费支出结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怀进鹏表示，广大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园）长和老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精通专业知识，提高教书育人能力，涵养德行。要面向全体、因材施教，以学生为中心，做到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为每一名学生的终身发展打好基础。要守正创新、锐意改革，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价值引领者，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勇于探索大胆实践，推动创新。



本期关注

农民工家庭教育需要关注关怀

——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丹华

本报记者 贺春兰

教育在线：当下各地全面复工，很多农民工兄弟又开始奔向城市谋生。但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着实令人担心。近年来，家庭教育的话题逐步进入国民视野，关注度不断上升。2015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2021年，《家庭教育促进法》重磅出台，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但在严峻的生存压力面前，我感觉谈家庭教育似乎对很多农民工兄弟很奢侈。

林丹华：是啊，在生存压力面前，一些农民工兄弟的家庭教育堪忧。所以我提倡要在农村地区学校开展“提升内生动力”的家长教育。而且我认为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我国城乡有普遍重视教育的传统。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联合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该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共计325个区县，18万余名家长和3万余名班主任参与了调查。这项报告显示，学生和班主任都认同，中国父母最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情况和考试成绩；然而，与此同时，却有近四成学生报告“家长学业卷入程度低和较低”，仅两成班主任报告“家长会与自己沟通家庭教育情况”。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出现的这种“高关注、低参与”、“重成绩、不重教育”的矛盾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一种“有心无力”——重视孩子的教育，但缺乏科学的理念引领和有效的方法指导，因此容易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和需求。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突出。

教育在线：对于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人群，家庭教育问题往往与家庭分离、长期贫困等问题共存，因此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出。



林丹华：是的，在我们的调研中，有多名基层干部提到，很多农村家庭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很高，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和愿望，但是缺乏对子女科学教育的意识、相关能力和方法，如对儿童心理问题存在认识误区、亲子沟通质量不佳等。为了真正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提升家长素质和家庭教育成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教育在线：我们极端需要向家长开展系列关怀的工作，特别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对有留守儿童的家庭。但感觉不太容易。

林丹华：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

家长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越是贫穷的地方，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和积极性越容易被激发。

我始终认为，在提升家长素质和开展系列培训过程中，学校发挥着“主阵地”的重要作用。应充分发挥农村家长重视家庭教育的内生动力，依托学校心理健康专业力量面向家长开展“家庭教育培训计划”，切实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

教育在线：具体您有什么建议？

林丹华：第一，依托“家长学校”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主题的家长讲座和活动。内容应聚焦家长们关心的教育问题，提供家庭教育的有力抓手，让家长们在

廖大友是一名单亲爸爸。平日里，他在广东中山一家电线厂内工作，偶尔夜里还会兼职送外卖。对他来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与女儿打电话，哪怕只是简单地叮嘱一下当天的作业。

女儿廖欣妍目前在老家四川省自贡市回龙镇中心学校就读三年级，8岁的她已经十分懂得关心家人，时常会叮嘱远在中山的爸爸注意休息，也会随时将奶奶的身体状况告知爸爸。对她来说，每年最开心的就是春节与爸爸团聚，这也是父女之间小小的约定。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来了就有收获，听了就能使用。第二，学校可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制作好宣传栏、手册等宣传材料，利用好家长会、接送孩子等时间空当，提升家长在心理健康方面的素养。第三，为留守儿童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支持。通过对留守儿童家庭的观察与调研，把握留守儿童家庭的心理健康教育需求，借助学校和第三方机构的专业人员力量为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支持。第四，大力加强学校教师开展家长培训的专业能力培训，提升教师在指导家庭教育工作中的专业化程度。同时，应高度重视家长自身志向和内生动力的培养。

请克服千难万难，把孩子带在身边

周秀平

经过调查，证据显示，铅山县高中少年胡某宇系自杀。有报道称胡某宇生前曾多次向家人表达不想读书想回家的想法。厌学或者说厌学，的确容易导致、加剧城乡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失衡问题。

青少年厌学抑或是惧学，与其说是他们不喜欢学习，还不如说是他们真的忍受不了单一升学目标导向、单一教学模式下的高强度知识型学习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知识基础相对薄弱的乡村留守或流动儿童青少年而言。他们当然知道好成绩意味着进入“好高中”、意味着能考入“好大学”，进而获得一份名声好、收入高还稳定的“好工作”。

表面上看，他们是跟不上学校的统一进度的集中式课程学习、不能有针对性地克服学习中的各种难题，但就笔者观察，他们真的是很难啊。他们身处的家庭教育环境不但给予不了稳定的情感支持，甚至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家庭教育的差异不仅会持续拉大城乡教育的结构化差距，也可能是造成乡村社会内部分化的主要成因。

笔者近期返乡，去看望罹患帕金森病的大舅妈，出发前特意叮嘱表哥，请他一并邀请他的五姐——我的五表姐——也小聚。众多表姊妹中，五表姐打小是最疼爱我的。作为家族里所谓最有出息的我，断断续续了解到她的窘境，一直想着怎么帮助她教导子女。她的丈夫没技术没文化，一场重病，不仅耗光了原本不多的积蓄，也失去了打工所需要的体力，不得不赋闲在家。大儿子，轻微智障，一年级就复读了三次，不得已小学三年级就辍学。目前跟随着父亲在自家周边零星做点体力活，或是靠卖竹子来维持生计。女儿多妹，虽早产，好在四肢大脑都正常，已读到六年级，成绩是一年不如一年。表哥的说法是：“五姐太不知事，日夜打牌。没钱了借钱都要打。多妹也没带好”。这个女儿曾被五表姐自己和家族视为五表姐家的希望。这次在大舅家聚会时，五表姐居然安然稳稳地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换平时，这样的场合，她是绝对不会下牌桌的。我妈妈说，这是因为她回家少，也是因为她尊重我。

饭桌上，我看到，那个他们一家的“希望”——多妹，一直紧盯手机，眼神都不曾瞟向我们。我自自然少不得劝诫一番。回家后，妈妈批评我唱高调、讲玄学，对五表姐的劝诫不会有任何成效。“你们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人了”，妈妈说。

相比之下，表哥对儿子的教育成功得多。表哥自己只有小学文化，胜在心胸开阔，待人厚厚。表嫂为了让儿子远离家族的“打牌文化”，抽下小馆子的营生，一心一意陪读。好在女儿也争气，本科毕业后，已在省城谋得一份年收入20万元左右的稳定工作，三四年的时间就帮助家里建起了三四百平方米的基建房，又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友。表哥表嫂一谈起这事儿自然是乐开了花。而我挂念的五表姐，沉醉于牌场，她家的情况看似难以乐观……

这次，我还见到了二舅家的表弟。算上疫情的阻隔，我们差不多五年没有见面。他是个货车司机，前妻打零工为生。表弟离婚前，他的一对儿女主要是由二舅妈带着，离婚后就完全是爷爷奶奶照顾了。表弟儿子的眼里只有手机，除了他妹妹，几乎不跟任何其他人多交流，包括天天带他的奶奶和爷爷。他的妹妹说，哥哥和她一样，都认为是爸爸嫌弃妈妈，妈妈才走的。从我的观察来看，表弟儿子已有较为明显的社交排斥心理。表弟的前妻已经再婚，他自己也在再婚的过程中，女方也是二婚，带着一个女儿。即便二舅最终妥协肯肯，表弟重组后的“家庭”，想来也可能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

这样的故事在农村有很多很多。如果说高中阶段教育分流是城乡青少年人生发展的一道分水岭，那么分流前的儿童青少年成长，才是把这道水引向何方的真正关键。大量的教育、心理、社会学、公共管理等跨学科的研究反复证明，比之不完整家庭，一个健康的、结构完整的家庭，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就是非常有效的家庭教育支持。所以，已为家长或即将成为家长的人们，请克服千难万难，把孩子留在身边。为促进孩子和父母“在一起”，也希望人口集中流入地的城市，能够不断地改进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程序等教育政策，而众多教育类公益组织则有必要继续大力倡导，或直接提供帮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

● 编后

近日，江西胡某宇系自杀的消息传来，编辑按捺不住内心的关切。电话联系专业研究者，从教育政策研究者到心理学专家，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令大家难以释怀。

无论是研究发现，还是身边生活中，青少年抑郁症多发是不争的现实；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孩子的身心健康乃至未来一生的幸福都与原生家庭关系密切。

近年来，从政策到立法，我国也已经开始将家庭教育提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最近到北京一些优质学校调查，发现老师们已经开始有着十足的专业自信和专业担当，越来越重视与家长组成统一战线，而又有清晰的边界。有老师这样告诉家长：“你们负责好好爱，学业成绩的提升交给我们。”“作为家庭，你们要好好爱”——这一要求显然在情理之中。然而，这对农民工家庭和很多农村家庭来说其实亦是奢求。随着当下各地全面复工，很多农民工兄弟开始奔向城市谋生，很多孩子不得不面对孤独；亦有很多农村家庭，即使父母都在身边，亦没有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更勿论方法。亦有农村学校的老师写信告诉编辑，面对一些难以同向而行的家庭，很多时候，老师们亦感到焦虑。

两会召开在即，希望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呵护、家庭教育问题能够引发关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心理咨询“空屋子”“空牌子”现象待关注

——农村心理健康师资队伍建设的亟待加强

林丹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高度关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和指导性的政策，以期从各领域出发，全方位守护和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例如，2012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22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等。

这些政策文件也都将农村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放到重要位置，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指出“逐步缩小东西部、城乡和区域之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差距，以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发展为重点，推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全面、协调发展”。《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到“支持和指导中小学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心理、人格积极健康发展，及早发现并纠正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等。在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各地各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工作，其中以硬件建设最为常见，如在学校、村（社区）开设专门的心理咨询室等。

然而，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主要困境之一是缺乏人才。

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对全国近4000所中小学的调研发现，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严重不足：约2/3的受访学校由班主任、学科教师等非心理专业教师在讲授心理健康课程、担任学生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工作。同时，心理健康教育师资的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在超过68%的学校中，没有一名教师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或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资格证书。而在农村学校中，仅有约3%的农村学校设有专职或外聘的心理健康教师。

我的研究团队于2021年8月在我国5个不同省市的原国家级贫困县开展调研，通过对乡村振兴局、教育局、民政局和卫健局四部门的扶贫干部进行访谈和问卷了解农村地区的心理健康现状。先后开展了5场焦点小组访谈，并回收问卷120份。调研结果发现，农村地区的心理健康工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空屋子”“空牌子”现象：很多学校和村（社区）建好了心理咨询室、挂牌了社会工作室，但却缺乏专业、稳定的心理健康人才开展相关工作。

这种专业、稳定的心理健康教育人才队伍的缺乏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农村学校和村（社区）招聘心理健康专

业人员十分困难，即便招到了流动性也较大，反映了基层心理健康工作者“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其次，正在从事与心理健康相关的工作人员的专业度不够。调研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提出了农村心理教师和相关工作者不敢辅导学生心理问题、不能满足学生心理需求等问题。最后，现有人员严重缺乏心理健康相关的专业培训，且现有为数不多的培训效果不尽如人意，如农村教师缺乏高层次的心理培训、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源非常缺乏等，由此导致农村学校的心理教师出现在心理辅导中“有心无力”的状况。最后，农村贫困地区难以获得足够、稳定的外界专业机构支持。与此同时，调研还发现，农村地区仅有的有限心理服务资源整合度不高，各职能部门间缺少交流与共享，未最大化、最优化利用已有资源。

因此，要高度重视农村地区心理健康人才专业队伍建设和专业化培养力度，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实现：

第一，应加强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的基础建设。建议教育等部门在区县一级加强统筹，建立当地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信息库，摸清当地心理教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能够开

展专业心理健康工作的人员情况，分级分类管理，强化基础队伍。

第二，应加强基层心理健康教育人员队伍的培训和能力提升，如实施“百、千、万”工程。“百、千、万”工程是：培养百个农村心理健康服务的督导、千个心理健康服务“种子”人才和万个开展基本心理健康服务的人才，从而深度推进农村基层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培训。建立以本省为核心、外省市对口帮扶为重要支持的培训师队伍构成模式，建设本省、本市的心理健康教育督导队伍，切实方便地为当地培养一支有能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永不撤退”的专业队伍。

第三，应加大对乡镇乃至村一级心理健康服务硬件平台建设的投入力度。设立专项资金，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建设，如在乡镇试点建设心理服务站，在村试点建设心理服务站，形成指导和联动网络。可以依托村（社区）综合治理中心、社会工作室、留守儿童之家、农村学校心理辅导室等，不重复建设，重在功能集成，将心理服务平台建在老百姓的家门口，只要有需要，马上能服务。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